

他倒在为农民卖橘子的路上



张献斌(图右)生前工作照

“献斌，你今年还没有喝上我家种的‘雨早香’茶，怎么就走了啊？这可是你指导我们种下的‘致富茶’。”在浙江丽水莲都区丽新畲族乡的一座新坟前，泪流满面的茶农雷根荣，端着一杯新茶，连连叩首祭拜。

雷根荣吊唁的是莲都区丽新畲族乡原农技站站长张献斌。这位52岁的农技员，今年2月累倒在帮农民卖橘子的路上，经抢救无效辞世。

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帮乡亲卖柑橘

2月23日中午，张献斌不幸辞世的消息传出后，100余名闻讯赶来的同事和乡亲哭成一团。一个一心为农民奔波的农技站长走了，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
柑橘贩运大户潘玉程不相信。从2月21日一大早开始，他一天内接到了张献斌的4个电话，请求他务必抽空去趟白岸口村，那里还有20多万斤橘

子滞销，需要他想办法……

“农民卖不掉柑橘，张站长心里急呀，他是为农民卖橘子累死的呀！”农技站水果技术员兰炳其无比痛心。丽新畲族乡柑橘大丰收，产量达1034万斤，眼见柑橘售价“跳水”，张献斌一天比一天着急，整天东奔西跑。他说：“农民花了那么多本钱，投入那么多劳力。只要有一个柑橘烂在农民手里，我这个农技站长就心不安啊。”

他把农民当亲兄弟 垫款买农资总是二话不说

张献斌去世后，家人含泪整理遗物：已分辨不出颜色的木箱，是结婚时妻子的嫁妆；一只用了20多年的五斗橱，那还是被评为茶叶先进技术员的奖励；用帆布和铁架支成的“大衣橱”里，尽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。

而在一只箱子里的杂物中，家人意外发现了53张账单，少的几十元，多的单笔超过万元，总金额高达8.87万元。这些，都是农民从农资店里赊化肥、农药、种子后，留给他的凭证。

在陈旧的账单里，钟凤鸣的欠单最多，前后有3.2万元，但钟凤鸣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他的妻子雷海凤说：“老张是茶农的大恩人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眼里泛着泪光。张献斌还在镇农机站当茶叶技术员时，钟凤鸣意外发现茶园里几株茶叶发芽早、品质好，于是找张献斌商量。在张献斌的支持下，他们决定选育这几株茶叶。但由于缺钱，所有的选育费用都是由张献斌先垫支的。

现在，这几株不起眼的早茶树，已经成了丽水名茶“雨早香”，种植面积发展到几千亩。如今雷海凤的茶山面积超过百亩，进入了收获的季节，去年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。雷海凤说，这几年她一直要还款，可张献斌总是说：“你先把欠

别人的还上再说，我这里不急着用钱。”

他不懂“计较” 勤勤恳恳干了30年

要是斤斤计较的话，张献斌肯定觉得这一辈子特“亏”。1979年参加工作，在乡镇农技站工作勤勤恳恳干了30年，去世前半年才从差额拨款农技人员转成全额拨款农技人员。

在此之前，张献斌做的事不少，拿的工资却只有全额人员一半——每个月1000挂零。过年过节的奖金，全额人员都有，而他却没有，连日常办公经费都没办法解决。

“由于财政预算中没有安排办公费，办公桌就用别人丢掉的，打个电话，印几张资料也要格外省……”在给区领导的一封信里，张献斌等一干差额人员这样写道。

可诉苦不等于抱怨，张献斌理解自己的身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所以在工作中，他从来没有懈怠过。相反倒总是在两个女儿面前说：“我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到今天，感觉很满足，应该懂得感恩，努力把工作做好。”

张献斌愈是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身为莲都区农业局局长的潘金发愈是觉得愧疚。“谁家没有父母小孩，过年过节回家，家人问你今年发了多少奖金，结果人家有，自己一分没有，谁不心酸。”

潘金发说，去年9月份转成全额拨款事业干部后，张献斌特意在春节回了多年没回过的老家过年。由于他的老家在山里没手机信号，过完年一回来，张献斌就兴冲冲地给潘金发打电话拜年：“局长，今年过年我特别高兴。待遇问题解决了，敢回家过年了，也不怕人问了。”

张献斌和潘金发之间还有个未实现的约定：过完年什么

时候有空了，他们这一批43个差额转全额的农技人员要一起开个座谈会，跟领导表表自己干工作的决心。

可惜张献斌太忙，潘金发也忙，这个座谈会一直没来得及开。

他这辈子的心愿 就是能早日住进新房

一幢小楼坐落在丽新乡黄岭上村月亮湖边。这是张献斌建了20年至今仍没有完成装修的家。“他这辈子就盼着能早日住进新房，可这个愿望到去世也没能实现。”一想到这些，妻子常旭金就心如刀绞。

张献斌出生在泄川乡的一个偏僻山村，1976年高中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偏僻的金竹茶场当茶叶技术员。结婚时，岳父家的一间破瓦房用木板一分为二，就成了他们的“婚房”。

拥有自己的新房，从那时起就成了张献斌一家的愿望。可张献斌收入微薄，直到1989年，他们咬咬牙决定盖新房。在大女儿张丽萍的记忆里，为了节约钱，父母一有空就到河滩上挑石筛沙。建房的沙石材料全是父母肩挑背扛运回来的。

1年后，房子主体结构竣工了。恰逢基层农技站改革，鼓励农技员创业，入党的张献斌二话不说，带头东拼西凑借了300多元，开办了基层农资服务点。而房子装修的事，却一拖再拖。

张献斌一家至今仍借住在老竹镇一幢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破旧房子里。记者在他家看到，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电脑，这是他去年下狠心才买的。电脑桌上还散放着材料：“丽新乡柑橘销售进度表”、“测土配方施肥实施方案”……还有一瓶没有喝完的止咳糖浆。

常旭金说，作为乡里“农技

110”的兼职信息员，张献斌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在电脑前忙到深夜，在网上帮助农户找致富信息、上报病虫害警示……

他的私家车 完全成了“便民车”

丈夫每天这么忙，妻子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2003年，张献斌从老竹镇农技站调任丽新乡农技站站长，看到他来回奔波辛苦，与人合伙开超市的妻子决定买一辆皮卡车，给丈夫代步。没想到，这辆代步车，竟成了“便民车”。

这辆车，农户有需求，就成了农资送货车，随叫随到，不收一分运费；站里有需要，随时当“公车”；山村交通不便，农户有需求，只要一个电话，就成了村民的免费“出租车”。而6年来，张献斌从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费和修理费。

66岁的陈新球大娘记得，她想把自家种的蔬菜拿到城里卖，张献斌知道后，到菜地帮她采摘，又用皮卡车把菜送到城里的菜场。畎岸村的邱菊云记得，一次在医院挂盐水，家里有急事，就试着给张献斌打了个电话，张献斌二话没说，跑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，将她送回家……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知道，远远看见张献斌的车，不用招手，车子就会主动停下来，顺不顺路都会捎上一程。

张献斌的皮卡车，6年里跑了多少路，没有人能说得清，因为里程表早就“罢工”了。他去世后，家人请司机把车子从医院开回家，车子却怎么也发动不了。现在，这辆车还静静地停放在医院停车场里，似乎在等着主人归来。

张献斌走了，他分明是农民兄弟心中一块不忍失去的宝。归去来兮，他永远活在山乡人民的心里。 据《钱江晚报》

15岁女生怀孕 六旬翁欲私了

茫然，一脸的茫然……

记者见到海南儋州蓝洋农场某连队的怀孕少女陈多多及其家人时，他们表情都很茫然。他们至今都无法接受一个尴尬的事实：念小学五年级年仅15岁的陈多多被检查出怀有4个月身孕，而致多多怀孕的男子疑为同村一名60多岁、儿孙满堂的退休工人！事情败露后，该男子深感后悔，表示愿出数万元赔偿进行“私了”。少女的叔叔（监护人）则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拒绝“私了”。

目前，儋州蓝洋城派出所已介入调查，将对少女腹中的胎儿做亲子鉴定。

五年级女生身体异常 怀孕4个月毫不知情

6月6日上午，在儋州市蓝洋农场某连队，15岁的少女陈多多因为怀孕已5个月，被迫辍学在家。

这是一个远离闹市的农场村落，100多位村民的小村向来十分安详和静谧。在一个月前，随着陈多多突然查出怀有4个月身孕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村庄原有的宁静被打破了。

记者见到陈多多时，她正在一间低矮且昏暗的小房子里生火做饭。一脸稚气的陈多多坐在灶台前，叔叔和婶婶下地干活去了，多多承担了做饭的家务活。灶上的一口铝制饭锅没有盖盖

子，稀饭“咕嘟咕嘟”地溢了出来。多多并没有去理睬这些，而是将一个塑料菜筐放在大腿上，低头一言不发地拣着菜。

据了解，多多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，老家在广东，她出生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，父亲去世后母亲离开了家。1995年，在儋州蓝洋农场生活的叔叔陈载津将孤女多多从广东接到海南抚养。陈载津和妻子潘登凤对待多多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样，供养她读书。

今年4月底，作为过来人的婶婶潘登凤，隐隐约约发现一直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侄女身体有些异常，连续两三个月没来例假。潘登凤曾问多多，但多多说“没什么”。

潘登凤家没有电视，一家看电视要去邻居家串门。4月26日前后的一天晚上，潘登凤像往常一样去同村一村民家看电视。几个女人在聊天的时候，潘登凤无意间说起了多多的事情。有人建议她带多多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究竟是哪出了问题。4月28日，潘登凤放下手头的活，专门带多多到镇上的一家医院检查身体。检查结果让潘登凤大吃一惊：多多怀孕了！后来经过进一步确认，潘登凤发现多多已经怀孕4个月。而对这个结果，15岁的多多竟毫不知情。

多多怀孕这一事实给陈家人带来难言的惊愕。读小学五年级的多多因此被迫辍学在家。

追问下少女道出原委 同村张老汉是胎儿“父亲”

6月6日11时，多多的婶

婶潘登凤听说家里来了客人，挑着空铁皮水桶匆匆赶了回来。

这个言语不多的中年妇女，对于侄女多多怀孕的尴尬事情不知从何说起。年仅15岁的侄女突然被发现有身孕，对于陈家来说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”。

“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报案已经快一个月了，现在派出所还没有一个说法。”潘登凤坐在塑料凳子上，一脸的茫然。这件事情迟迟没有结果，而多多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，潘登凤说她和多多的叔叔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作为孤女多多最亲的人，潘登凤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。她不停地追问侄女，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面对婶婶的追问，多多一言不发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从脸颊滚落下来。刚开始，潘登凤不敢将事情告诉丈夫陈载津。随后，潘登凤带着多多去儋州西庆农场，多多的大姑妈在那里工作。

多多曾经在大姑妈家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在大姑妈的追问下，多多终于说出了腹中胎儿的“父亲”——他就是同村的张老汉，一个年过6旬的退休工人，如今已经是儿孙满堂。据多多讲述，今年春节前，张老汉和她在村头的水塔附近有了第一次，之后张老汉又多次找过她。

张老汉想“私了” 遭少女家人拒绝

就在多多说起腹中胎儿“父亲”的当天下午，潘登凤急急匆匆地赶回家。当天晚上，

潘登凤终于将事情告诉了丈夫陈载津。“怎么可能！”陈载津无法接受妻子所说的现实，他紧握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，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“这个老畜生！”

陈载津与张老汉的关系不错，张老汉常到陈家来与陈载津一起喝酒。陈载津手头拮据的时候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张老汉也常借给他一些钱。

潘登凤说，事后他们回忆，多多每个星期五从学校回到家，而张老汉每个星期五总要到陈家来喝酒。

陈载津决定，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不对外声张此事。一个星期后，多多被大姑妈等人送了回来。一家人经过彻夜商量后，决定到派出所报案。5月7日中午，陈载津等人前住当地的蓝洋城派出所报案。当天下午，派出所专门安排一位女民警给多多做了问话笔录。

第二天，张老汉被派出所传讯。与此同时，多多被带到儋州市一家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B超检查结果显示，多多怀孕至少已4个月。

张老汉被传讯后回到家的当天，他的妻子刘女士羞恨交加。刘女士和张老汉商量后主动找到陈载津，希望双方坐下来协商私了此事，由张老汉对多多支付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，多多做人流的费用全部由张老汉家承担。但张老汉家的这一“私了”的要求，遭到了陈载津的拒绝。陈载津希望警方能够将此案的来龙去脉查清楚，然后通过法律途径讨个说法。

老汉酒后乱性很后悔 “我现在没脸见人了”

张老汉的家距离陈家也就几十米的距离。6月6日中午，记者来到了张老汉的家。

张老汉的妻子刘女士正躺在一张靠椅上小憩，她热情地给记者搬凳子。刘女士对丈夫的行为仍然十分恼怒。“我找他家好几趟了，这件事情既然已经错了，最好是找个好的解决办法。”刘女士对此事并不避讳，她认为“私了”对双方来说，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刘女士说，他们最初的协商意见是，由张家支付2万-3万元的补偿金，多多人流的费用也全部由张家承担。刘女士甚至还答应在多多做人流手术期间，负责在医院买饭和结账等事宜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“私了”的事情双方一直没有谈拢。

约20分钟后，张老汉从地里干活回来。面对记者，张老汉刚开始一言不发，沏了一壶茶后，他坐在凳子上大口大口地吸水烟筒。

“今年春节，很多小孩子都过来喊‘姥爷好’，我给他们每人都包了小红包……”张老汉放下水烟筒，终于开口说话。张老汉想以此证明他对村里的小孩好，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情绪激动的妻子打断了，刘女士说：“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说正事。”

“有一次我去地里，她也跟着去了，问我有钱吗？”张老汉说，“过年的时候喝酒喝糊涂了，酒后乱性就做了那事。第一次具体在什么时间我不记得了。我以前（对多多）动手动脚的，

她没说什么，好像有点同意。”

“我现在很后悔，等着家里人怎么‘私了’和派出所怎么处理。”张老汉说，“能私了就私了，私了不了也没办法。我们两家以前的关系很好，我现在没脸见人了，也不太愿意出去见人。”

当地派出所介入调查 将对胎儿做亲子鉴定

刘女士告诉记者，丈夫出了这事后，给几个儿女打击很大，在外面工作的儿女气不过，曾经表示要与父亲断绝关系。

刘女士希望能“私了”，多多的一些远房亲戚也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，“私了”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解脱。多多的叔叔陈载津目前却不同意“私了”。跟记者说起此事时，陈载津情绪很激动：“做人不能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！”多多从小就跟随着叔叔一家人一起生活，陈载津将侄女视同己出。陈载津说，这并不是钱的问题，他只是想给侄女讨一个公道。

6月6日下午，记者前往儋州蓝洋城派出所了解情况。该派出所值班民警徐警官告诉记者，张老汉在派出所不肯承认他是多多腹中胎儿的“父亲”，对此，派出所只能选择对胎儿做亲子鉴定。徐警官说，目前这件事还在警方的调查中，具体情况还没有结论，不过警方会依法办理，保护未成年少女的合法权益。

（因涉及个人隐私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） 据《海南特区报》